



# 癡白

冊上

陀司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瘦日

冊上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白 癡

(全 二 册)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版

每部定價·二八五

原 著 者	陀 司 妥 也	譯 者	耿 濟 之	發 行 者	上 海 福 州 路 開 明 書 店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400 P.) K

癡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一四一號

# 本 書 主 要 人 物 表

萊夫(名) 尼古拉也維奇(父名) 梅思金——公爵。

娜司泰謝(名) 費里帕夫納(父名) 巴拉士闊瓦——小田主的孤女，美貌的女人。

阿法那西(名) 伊凡諾維奇(父名) 託慈基——田主巴拉士闊瓦的保護人。

\* 尼古拉(名) 阿萊克謝維奇(父名) 伯夫里萊夫——梅思金的保護人，富翁。

\* 謝蒙(名) 帕爾芬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富商。

帕爾芬(名) 謝蒙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

謝蒙(名) 謝蒙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小名仙卡)——其子。

伊凡(名) 費道洛維奇(父名) 葉潘欽——將軍。

藍羅烈達(名) 博羅司非也夫——其妻。

阿歷山大(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

阿合拉意達(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其女。

阿格拉耶(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

阿爾達里昂(名) 阿歷山大洛維奇(父名) 伊伏謝金——將軍。

尼納(名) 阿歷山大洛夫納(父名)——其妻。

篤佛里拉(名) 阿爾達里昂南奇(父名) (小名筋納)——其子。

尼古拉(名) 阿爾達里昂南奇(父名) (小名郭略)

瓦爾瓦拉(名) 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父名) (小名瓦哈)——其女。

伊凡(名) 彼得洛維奇(父名) 波奇成——瓦爾瓦拉的丈夫。

羅吉央(名)蒂克菲維奇(父名)萊白及夫——以重利盤剝起家的人。

赫娜

魏拉

其子女。

劉傑士卡

瑪爾法(名)鮑里羅夫納(父名)帖連奇也瓦——上尉夫人。

伊鮑里特(名)帖連奇也夫——其子。

\*施涅台爾——瑞士精神科教授。

費爾特申閣——伊伏爾金家的房客，好飲酒。

李哈曹夫——食客。

葉夫格尼(名)柏夫洛維奇(父名)拉道姆斯基——葉潘欽家的友人。

S公爵——阿台拉意達的未婚夫。

達里亞(名)阿萊克謝夫納(父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友。

開歷爾——拳擊家。

安其帽(名)蒲爾道夫斯基

青年

佛拉地米(名)陶克達連閣

\*威巴洛夫——律師。

白洛孔司卡耶——老公爵夫人。

(註)本書中未直接出現，僅於敘寫或對話中提及的加有\*符號。

# 第一卷

## 第一章

十一月底，嚴冰的日子，早晨九點鐘左右，彼得堡華沙鐵路上有一節列車開足了速率駛近彼得堡城。天氣潮溼，且有重霧。鐵路兩旁，十步以外，難於從車窗內辨清什麼。旅客中有從國外回來的但是最擁擠的是三等車，全是些做生意的小人物，不是遠處來的。大家自然都很疲乏，在一夜之間大家的眼睛全重了，大家全凍僵了，臉全是灰黃的，和霧色相似。

在一輛三等車內，有兩個旅客，從黎明時起在窗旁對坐。兩人都是青年，都不帶多少行李，都不穿漂亮  
的衣服，兩人的臉貌都十分特殊，兩人都願意彼此搭談。假使他們兩人彼此知道他們在這時候如何的特  
別顯著，自然會驚訝何以機會竟如此奇怪地使他們兩人對坐在彼得堡華沙列車的三等車箱裏。他們中  
間一個身材不高，廿七歲模樣，頭髮蜷曲，且發黑色。灰色的眼睛小而發光。他的鼻子寬闊平扁，臉部上額骨  
聳起，柔薄的嘴唇不斷地折疊成一種橫霸的，嘲笑的，甚至惡狠的微笑；但是他的額角很高，構造得極好，可  
以抵消臉的下部的不正直的發展。在這臉上特別顯出死般的慘白，給這青年人的全部面貌增添疲乏的  
神色，不管他具有充分堅固的體幹。同時他還帶着一種情熱到痛苦地步的樣子，和他的橫霸的，粗暴的，微

笑，嚴厲的，自滿的眼神不相諍和。他穿得很暖和，穿了一件寬大的，小狗熊皮的，黑色的，緊領的大氅，因此夜裏沒有受凍，但是他的鄰人不得不在發戰慄的背上忍受俄羅斯的，十一月的，潮溼的，寒夜的一切苦難。對於這寒夜他顯然毫無準備。他身上穿著極寬闊的，厚重的，沒有袖子的披肩，外帶大兜子，就和在遙遠的國外，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旅客們在冬天時常穿著的一模一樣，自然他們並不想趕從埃特庫能到彼得堡那樣長的路程。在意大利有用，而且感到滿意的一切，到了俄羅斯便不完全有用了。這披肩和兜囊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二十七歲，身材比普通高些，頭髮金黃得利害，且極濃密，臉頰陷凹，長着輕輕的，尖銳的，幾乎完全白色的小鬍。他的眼睛是大的，蔚藍的，深紫的。眼神裏有一點靜謐的，嚴重的東西，充滿一種奇怪的神色，使有些人一看就猜出這人有癩癩症。但是這青年人的臉是愉快的，柔細的，乾淨的，不過沒有色彩，而現在甚至凍得發紫。他的手裏握着一隻瘦瘦的包袱，這包袱是一塊裡色的舊綢布，大概這就等他的全部的行李。他的腳上穿着厚底的皮鞋和鞋罩，——可不是俄國式樣。穿着狹窄的皮大氅的，黑髮的鄰座的人看活了這一切，一部分是由於無事可做，終於發問起來，帶着一種無禮貌的嘲笑，在這裏面，遇到近人有所失意時，有時會不容氣而且忽略地表露出一種快樂來的：

「凍僵了麼？」

當時聳了聳肩膀。

「冷得利害，」——鄰座的人異常欣悅地回答，——「您要注意，這還是融冰的日子。假使是冰凍的天氣，便怎樣呢？我甚至沒有想過，我們這裏會這樣冷的。不習慣了。」



「從外國回來麼？」

「是的，從瑞士來。」

「噢！原來如此……」

鬚髮的人打了胡哨，哈哈地笑了。

兩人板談起來。穿瑞士披肩的金寶樂的青年人那種樂於回答黑臉的鄰人的一切問題真可以令人驚奇。他對於有些話問得十分不經意，不切題，而且極其空虛，並不發生任何的疑竇。他回答說他總已許久不聞俄國，有四年多了。他到國外去，是爲了疾病，一種奇怪的，神經方面的病，有點像癩病，或諸雜多司脫雜病（*Parasitosis, Dermis*），一些抖索和抽搐的動作。黑臉的人聽他說話，笑了幾次。他問：「怎麼樣，治好了沒有？」——金寶樂回答：「不，沒有治好。」黑臉當時笑得特別利害。

「嚇！錢大概化去了不少，我們這裏大家都相信他們呢。」——黑臉的人惡毒地說。

「這是實在的！」——一個並坐著，穿得極壞的學生搭上來說。他有點像由於供人差遣而顯得冷酷的官員，四十歲，體格強健，紅鼻，疼痛的臉。——「這是實在的，就是把俄國的利源自的傾溢出去！」

「在我的這件事情上，總是不對的。」——瑞士來的病人用譁讒和安慰的語音說。——「自然我不能爭論，因爲我不知道一般的情形，然而我的醫生卻給出他向最後的錢給我做回國的路費，這差不多兩年功夫自己化錢養我。」

「並沒有人給錢麼？」——黑臉問。

「是的，供給我生活的伯夫里柴夫先生兩年前故世；我寫信給這裏的葉潘欽將軍夫人，我的遠親，但是沒有接到回音，祇好就這樣回來了。」

「回到那裏呢？」

「那就是說，我將在什麼地方住下……我真是還不知道……這樣的……」

「還沒有決定麼？」

兩個聽者又哈哈笑了。

「也許您的財產就在這包袱裏藏著麼？」——黑臉問。

「我可以打賭，是這樣的。」——紅鼻的官員帶着異常滿意的樣子，搶上去說，——「行李車裏一定沒有寄放什麼東西，固然貧窮並不是一件敗德的事，這又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結果確乎是這樣：金黃髮的青年人立刻帶着特別的匆遽的樣子直承出來。

「您的包袱總是具有多少意義的。」——官員繼續說，那時候他們已經笑了一個飽，（應該注意的是包袱的主人自己也起始望着他們笑起來，這更增加他們的快樂）——「雖然可以賭東道裏面並沒有藏着金子，沒有法國的拿破崙幣，德國的「費里德里司道」，荷蘭的阿拉伯幣，這可以從您在外國皮鞋上套着鞋罩的那種神氣上判斷出來，但是……假使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個彷彿像葉潘欽將軍夫人那樣的親戚，那末這包袱又多少具有另一種意義，自然假使葉潘欽將軍夫人確乎是您的親戚，您沒有弄錯，由於一點注意力的散漫……這是人們共有的……或者是由於想像的充溢。」

「您又猜到了，——金黃髮的青年人搶上去，說——「我真是幾乎弄錯，差不多不是親戚。我沒有得到回復，當時實在一點也不驚訝。我本來料到的。」

「白化了寄信的郵資。唔……至少您是坦白而誠懇，這是大可嘉獎的事。葉滯欽將軍是我知道的，就因為他是大有名望的人。在瑞士供給您生活的去世的伯夫里柴夫先生我也認識，假使他就是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因為他們兩人是堂兄弟。另一個至今還在克里米亞，至於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維奇是一個可尊敬的人，平日極多與援，有四千名農奴……」

在某種的社會階層內，有時會遇見，甚至時常會遇見這類百知百曉的人的。他們什麼都知道。他們的智力和能力方面一切不安的好奇心無休止地趨向到一個方面去，自然是因為他們缺少比較重要的人生的趣味和見解，像現代的思想家所說的那樣。所謂「全都知曉」——這個名詞之下是指着一個極有限制的範圍而言：那就是某人在何處服務，同何人相識，有若干財產，在何處充任省長，娶何人為妻，妻子陪多少妝奩，何人是他堂兄弟，表兄弟等等。這類百知百曉的人大半穿着手肘上業已被爛的衣服，每月領十七盧布的薪俸。在那些人方面，他們的底細被他們打聽得清楚的，自然想不出他們這樣做法，具有何種用意，但是內中有許多人懷着這種和整門科學相持的知識，根本感到充分的嚴肅，達到自尊和高尚的，精神的滿足的地步。這門科學本是可以誘引人的。我看到一些學者，文學家，詩人，政治家，就在這門科學裏取得了最高的舒適的生活和目的，甚至根本靠這個起家。

在談話的延續的期間，黑臉的人一直在那裏打哈欠，無目的地看望窗外，不耐煩地期待旅途的終止。

他有點精神不屬，而且精神不屬得利害，幾乎露出驚慌的樣子，甚至帶點異樣；有的時候他假聽着，又不像聽着；望着，又不像望着；笑着，而自己竟不知道，也不記得笑什麼。

「請問貴姓……」——疼癢臉的先生忽然對握着包袱的，金黃髮的青年人說。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思金公爵。」——他回答，帶着出於全心的，迅快的樂意的態度。

「梅思金公爵麼？」——尼古拉也維奇問我，我不知道。甚至聽都沒有聽見過。——官員在凝慮中回答——「我不是講那個姓，姓是歷史上的，可以而且應該在卡拉姆靜的歷史裏找見。我指的是人物。梅思金公爵家裏的人在那裏也沒有聽到過，甚至是消息茫然。」

「那自然囉！」——公爵立刻回答。——「梅思金公爵一族的人除我以外完全沒有了。我覺得我是最後的一人。至於父親和祖父們，他們祇是鄉下的地主。先父曾充任護軍少尉，他是士官學校出身。我不知道葉潘欽將軍夫人何以也屬於梅思金公爵的一族，大概也是自己族裏最後的一個……」

「哈哈，哈哈！自己族裏最後的一個！哈哈！您的想頭真是奇怪！」——官員嘻嘻的笑了。

黑臉的人也冷笑了一聲。金黃髮的人也有點奇怪他竟能說出俏皮話來，自然是很不好的俏皮話。

「您要知道，我是完全沒有思索就說出來的。」——他終於驚訝地解釋起來。

「那是很明白的，那是很明白的。」——官員快樂地湊上去說。

「公爵，您在那裏，在教授那裏，學科學麼？」——黑臉的人突然問。

「是的……學過的……」

「我」可是從來沒有求過學。」

「我也就是嘛。麻胡地學一點罷了。」——公爵補充着說，幾乎像道歉一般。——「因為我有病，他們認為我不能有系統地求學。」

「羅果靜家的人您認識麼？」——黑臉的人迅快地問。

「不，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在俄羅斯認識的人很少。您就是羅果靜麼？」

「是的，我就是羅果靜，帕爾芬。」

「帕爾芬麼？不是那個羅果靜家的人……？」——官員起初帶着特別鄭重的態度說。

「是的，就是那個，就是那個。」——黑臉的人帶着無禮貌的不耐煩的態度迅快地打斷他的話。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朝瘡癩臉的官員，一開始就對公爵一人說話。

「是的……那是怎麼會事？」——官員驚訝得發呆，幾乎把眼睛都瞪了出來。他的臉立刻變成一種崇拜和拍馬屁的神色，甚至是恐懼的神色。——「就是那個羅果靜，羅果靜，羅果靜，世襲的，尊貴的國民，在一個月以前死去，留下了二百五十萬盧布的資本，是不是？」

「你何以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萬的資本？」——黑臉的人打斷他的話，這一次連向官員望也不屑於望一下。——「真是的！他對公爵使了一下眉眼。」這於他們有什麼關係，竟立刻壓上來，響亮地？我的父親死了，這是實在的事情。我現在過了一個月纔從浦司可夫回去，幾乎連一雙皮鞋都穿不上。混蛋的兄弟和母親，錢也不寄來，通知也不來通知一下！像對待狗一樣！我在浦司可夫得了熱病，聽了整整的一個

月。

「現在一下子可以取到一百多萬。這還是至少的數目呢，我的老天爺呀！」——官員擺着雙手。

「請問，這於他有什麼相干！」——羅果靜又朝他愁惱而且狠怒地點頭。——「我決不給你一個戈

比，那怕你倒栽着跟斗，在我面前走路。」

「我一定要這樣走路，一定要這樣走路。」

「你瞧！我決不給，決不給，那怕你跳整個星期的舞！」

「你不給就不給罷！我就是要這樣；你不給好了！我還是要跳舞。把妻子和小孩們都扔棄，卻一直在你面前跳舞。你會表示敬意的，你會表示敬意的！」

「去你的罷！」——黑臉的人唾了一口痰。——「五個星期以前我像您一樣。」——他對公爵說，——

「手裏揣了一個包袱，離開父親跑到蒲司可夫的嬉母那裏，得了熱病躺了下來。他乘我不在的時候竟死了。一口氣嚇死了。給死者一個永恆的遺念！他當時幾乎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真是這樣的！當時我如果不逃走，一下子就會殺死的。」

「您做了什麼事情，使他發怒了麼？」——公爵問，帶着一點特別的好奇審看穿厚皮大氅的百萬富

翁。雖然在百萬家私和遺產的取得中會有些可以注意之點，但使公爵驚訝而且注意的卻還有別的什麼。羅果靜自己不知爲什麼原因特別樂意把公爵拉作他的對談人，雖然他的需要對談，多半是機械地，而道德的，似乎多半由於心神不屬，而非由於心地的坦白；那是由於驚慌，由於精神的騷擾，祇想看一看什麼

人講一講什麼事。他覺得他至今還發着熱病，至今還有瘧熱。至於說到那個官員，他竟掛在羅果靜身上，連喘氣都不敢，在那裏捕捉並且估量他的每句話語，彷彿尋覓金剛鑽似的。

「生氣，他是真生氣，也許是有因頭的。」——羅果靜回答——「但是在其中最壞的是兄弟。母親不必說，她是老婦人，讀聖徒行傳，和一些老婦人對坐着。仙卡兄弟如何決定，她總會照辦的。他爲什麼當時不來通知我？我是明白的。我當時病得昏迷不醒。聽說電報是發來的。那張電報落在嬌嬌的手裏。她已經守寡十三年，從早到晚同一些瘋僧們聚在一起，並不像女兒，卻比女兒還利害。她接到了電報，十分懼怕，沒有拆開，就送到警區裏去，於是那張電報至今還留在那裏。惟有郭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很幫忙，他把一切情形寫信通知我。我的兄弟夜裏把鑄鐵成的金纏絡從錦緞的棺罩上割斷，說道：『這也是值錢的。』就爲這一椿事情他應該被遣成到西比利亞去，祇要我願意的話，因爲這是褻瀆聖物。喂，你這稻草人！」——他向官員說，——「法律上褻瀆聖物有什麼罪？」

「褻瀆聖物！褻瀆聖物！」——官員立刻應和上去。

「犯了這個，是不是可以充軍西比利亞？」

「充軍西比利亞！充軍西比利亞！立刻遣送到西比利亞去！」

「他們還以爲我在那裏生病。」——羅果靜對公爵說——「但是我一句話也不說，抱着病，靜靜的坐到火車上動身了。開門罷，小兄弟謝蒙·謝蒙諾維奇！他在去世的父親面前說我的壞話，我是知道的。我當時確乎爲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把父親惹惱，那是實在的話。這是我一個人做的事。我做了錯事。」

「爲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官員諂媚地說，似乎在那裏考慮什麼事情。

「你是不知道的！」——羅果靜不耐煩地對他喊嚷。

「我也知道的！」——官員戰勝似的回答。

「又來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有的是呢！我對你說，你真是無恥的傢伙！我就是知道他有這麼一個傢伙會立刻趕上來的！」——他繼續對公爵說。

「噫，也許我知道！」——官員站立不安起來。——萊白及夫是知道的！您現在責備我，但是假使我拿出證據來，您怎樣？那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是您的老太爺爲了她想用幾大款激調你一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姓巴杜士圖瓦，費里也是貴族的小姐，類乎公爵小姐，和一個姓託慈茲的習識，他的名字是阿滋那西·伊凡諾維奇，她光就和他一個人要好，他是田主和大資本家，各種公司和會社的會員，還爲了這事和葉潘欽將軍成爲密友……」

「啊，你原來是這樣的！」——羅果靜終於真是奇怪了。——「真見鬼，他果真是知道的。」

「他全知道！萊白及夫全知道！大人，我會隨阿歷山大·李哈曹夫走動了兩個月，也是在父親死後。我知道一切的道路和角落，竟弄得沒有我萊白及夫一步路也走不了。他現在住在債務監獄裏面。因此我常常有機會認識阿爾孟哥·柯拉里亞·柏絲卡耶公爵夫人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而且還有機會知道許多事情。」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羅果靜問道，她和李哈曹夫在一起麼……」羅果靜惡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連



嘴脣也發白而且抖索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真是沒有什麼！」——官員連忙插上去說，——「李哈甫夫不能用任何的銀錢來討她，她決不是阿爾高司。她祇有一個託慕基。她晚上坐在大戲院或法國劇院的包廂裏面。軍官們自然可以互相借口亂說，但是他倒不能加以證明，祇說：『她就是那個娜司奈諾。費里帽夫納。』也就完了。至於說到以後的情節，——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也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這樣的。」——羅果靜皺着眉目，陰鬱地說，——「扎聊夫夫當時也是這樣對我說的。公使，我當時穿着我父親的置了三年的外裝，跨過涅夫司基大街。她正從店鋪裏出來，坐進馬車去。我立刻竟好像受了燒燙似的。我後來逼到扎聊夫夫。他像頭髮簡長的夥計，眼睛上架着單眼鏡。我們在父親家裏家裏的，塗滿油脂的皮鞋，穿的是素菜湯。他說，他和她不是一對。她是公爵小姐，她的名字叫做娜司奈諾。費里帽夫納。她跟扎聊夫夫和託慕基同居。託慕基現在不知道怎樣擺脫她，因為他已經完全達到了五十五歲。想完全獲得第一位美夫。他當時又對我說，今天可以在大戲院裏見到娜司奈諾。費里帽夫納。她將坐在下層的包廂內看舞劇。假使你想試一試向父親請求看舞劇，——準會大加鼓勵，痛揍一頓。但是我偷偷兒跑去，看了一小時，又看到了娜司奈諾。費里帽夫納一次。我整夜沒有睡熟。早晨，去世的父親給我兩張五盧的庫券，每張五千盧布，讓我拿出去賣掉，將七十五百送到安德列夫的寫字間付款，其餘從一萬塊錢裏剩下來的那款子，他說，不許轉到任何地方，立刻拿回來交給我；我要等候你。庫券我賣掉了，錢也取到手，卻沒有到安德列夫的寫字間去，一直奔到英國店裏，用所有的錢買了一對耳環，每隻環上有一粒鑽石。